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八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

古人結交惟結心，今人結交惟結面。結心可以同死生，結面那堪共貧賤？九衢鞍馬日紛紛，追攀送謁無晨昏。座中慷慨出妻子，酒邊拜舞猶弟兄。一關微利已交惡，況復大難肯相親？君不見，當年羊、左稱死友，至今史傳高其人。這篇詞名為《結交行》，是嘆末世人心險薄，結交最難。平時酒杯往來，如兄若弟；一遇風大的事，纔有些利害相關，便爾我不相顧了。真個是：

酒肉弟兄千個有，落難之中無一人。

還有朝兄弟，暮仇敵，纔放下酒杯，出門便彎弓相向的。所以陶淵明欲息交，嵇叔夜欲絕交，劉孝標又做下《廣絕交論》，都是感慨世情，故為忿激之譚耳。如今我說的兩個朋友，卻是從無一面的。只因一點意氣上相許，後來患難之中，死生相救，這纔算做心交至友。正是：

說來貢禹冠塵動，道破荊卿劍氣寒。

話說大唐開元年間，宰相代國公郭震，字元振，河北武陽人氏。有侄兒郭仲翔，才兼文武，一生豪俠尚氣，不拘繩墨，因此沒人舉薦。他父親見他年長無成，寫了一封書，教他到京參見伯父，求個出身之地。元振謂曰：「大丈夫不能掇巍科，登上第，致身青雲；亦當如班超、傅介子，立功異域，以博富貴。若但借門第為階梯，所就豈能遠大乎？」仲翔唯唯。

適邊報到京：南中洞蠻作亂。原來武則天娘娘革命之日，要買囑人心歸順，只這九溪十八洞蠻夷，每年一小犒賞，三年一大犒賞。到玄宗皇帝登極，把這犒賞常規都裁革了。為此群蠻一時造反，侵擾州縣。朝廷差李蒙為姚州都督，調兵進討。李蒙領了聖旨，臨行之際，特往相府辭別，因而請教。郭元振曰：「昔諸葛武侯七擒孟獲，但服其心，不服其力。將軍宜以慎重行之，必當制勝。舍侄郭仲翔，頗有才幹，今遣與將軍同行。俟破賊立功，庶可附驥尾以成名耳。」即呼仲翔出，與李蒙相見。李蒙見仲翔一表非俗，又且當朝宰相之侄，親口囑托，怎敢推委。即署仲翔為行軍判官之職。仲翔別了伯父，跟隨李蒙起程。

行至劍南地方，有同鄉一人，姓吳，名保安，字永固，見任東川遂州方義尉。雖與仲翔從未識面，然素知其為人義氣深重、肯扶持濟拔人的。乃修書一封，特遣人馳送於仲翔。仲翔拆書讀之，書曰：

「吳保安不肖，幸與足下生同鄉里，雖缺展拜，而慕仰有日。以足下大才，輔李將軍以平小寇，成功在旦夕耳。保安力學多年，僅官一尉；僻在劍外，鄉鄰夢絕。況此官已滿，後任難期，恐厄選曹之格限也。稔聞足下分憂急難、有古人風。今大軍征進，正在用人之際。倘垂念鄉曲，錄及細微，使保安得執鞭從事，樹尺寸於幕府，足下丘山之恩，敢忘銜結？」

仲翔玩其書意，嘆曰：「此人與我素昧平生，而驟以緩急相委，乃深知我者。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與之出力，寧不負愧乎？」遂向李蒙誇獎吳保安之才，乞徵來軍中效用。李都督聽了，便行文下帖到遂州去，要取方義尉吳保安為管記。

纔打發差人起身，探馬報：「蠻賊猖獗，逼近內地。」李都督傳令：「星夜趨行。」來到姚州，正遇著蠻兵搶擄財物，不做準備，被大軍一掩，都四散亂竄，不成隊伍，殺得他大敗全輸。李都督恃勇，招引大軍，乘勢追逐五十里。天晚下寨，郭仲翔諫曰：「蠻人貪詐無比，今兵敗遠遁，將軍之威已矣！宜班師回州，遣人宣播威德，招使內附；不可深入其地，恐墮詐謀之中。」李蒙大喝曰：「群蠻今已喪膽，不乘此機掃清溪洞，更待何時？汝勿多言，看我破賊！」

次日，拔寨都起。行了數日，直到烏蠻界上。只見萬山疊翠，草木蒙茸，正不知那一條是去路。李蒙心中大疑，傳令：「暫退平衍處屯扎。」一面尋覓土人，訪問路徑。忽然山谷之中，金鼓之聲四起，蠻兵瀾山遍野而來。洞主姓蒙，名細奴邏，手執木弓藥矢，百發百中。驅率各洞蠻酋穿林渡嶺，分明似鳥飛獸奔，全不費力。唐兵陷於伏中，又且路生力倦，如何抵敵？李都督雖然驍勇，奈英雄無用武之地，手下爪牙看看將盡，嘆曰：「悔不聽郭判官之言，乃為犬羊所侮！」拔出靴中短刀，自刺其喉而死。全軍皆沒於蠻中。後人有詩云：

馬援銅柱標千古，諸葛旗臺鎮九溪。

何事唐師皆覆沒？將軍姓李數偏奇。

又有一詩，專咎李都督不聽郭仲翔之言，以自取敗。詩云：

不是將軍數獨奇，懸軍深入總堪危。

當時若聽還師策，總有群蠻誰敢窺？

其時，郭仲翔也被擄去。細奴邏見他手神不凡，叩問之，方知是郭元振之侄，遂給與本洞頭目烏羅部下。原來南蠻從無大志，只貪圖中國財物。擄掠得漢人，都分給與各洞頭目。功多的，分得多；功少的，分得少。其分得人口，不問賢愚，只如奴僕一般，供他驅使，斫柴割草，飼馬牧羊。若是人口多的，又可轉相買賣。漢人到此，十個九個只願死，不願生。卻又有蠻人看守，求死不得，有恁般苦楚！這一陣廝殺，擄得漢人甚多。其中多有有職位的，蠻酋一一審出，許他寄信到中國去，要他親戚來贖，獲其厚利。你想被擄的人，那一個不想還鄉的？一聞此事，不論富家貧家，都寄信到家鄉來了。就是各人家屬，十分沒法處置的，只得罷了；若還有親有眷，挪移補湊得來，那一家不想借貸去取贖？那蠻酋忍心貪利，隨你孤身窮漢，也要勒取好絹三十疋，方准贖回；若上一等的，憑他索詐。烏羅聞知郭仲翔是當朝宰相之侄，高其贖價，索絹一千疋。

仲翔想道：「若要千絹，除非伯父處可辦。只是關山迢遞，怎得寄個信去？」忽然想著：「吳保安是我知己，我與他從未曾面，只為見他數行之字，便力薦於李都督，召為管記。我之用情，他必諒之。幸他行遲，不與此難，此際多應已到姚州。誠央他附信於長安，豈不便乎？」乃修成一書，逕致保安。書中具道苦情及烏羅索價詳細：「倘永固不見遺棄，傳語伯父，早來見贖，尚可生還。不然，生為俘囚，死為蠻鬼，永固其忍之乎？」永固者，保安之字也。書後附一詩云：

「箕子為奴仍異域，蘇卿受困在初年。

知君義氣深相憫，願脫征驂學古賢。」

仲翔修書已畢，恰好有個姚州解糧官，被贖放回。仲翔即便就將此書付之。眼盼盼看著他人去了，自己不能奮飛，萬箭攢心，不覺淚如雨下。正是：

眼看他鳥高飛去，身在籠中怎出頭？

不題郭仲翔蠻中之事。

且說吳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，已知郭仲翔所薦。留妻房張氏和那新生下未周歲的孩兒在遂州住下，一主一僕飛身上路，趕來姚州赴任。聞知李都督陣亡消息，吃了一驚。尚未知仲翔生死下落，不免留神打探。恰好解糧官從蠻地放回，帶得有仲翔書信。吳保安拆開看了，好生淒慘。便寫回書一紙，書中許他取贖，留在解糧官處，囑他覷便寄到蠻中，以慰仲翔之心。忙整行囊，便望長安進發。這姚州到長安三千餘里，東川正是個順路。保安逕不回家，直到京都，求見郭元振相公。誰知一月前元振已薨，家小都扶柩而回了。

吳保安大失所望，盤纏罄盡，只得將僕、馬賣去，將來使用。復身回到遂州，見了妻兒，放聲大哭。張氏問其緣故。保安將郭仲翔失陷南中之事，說了一遍：「如今要去贖他，爭奈自家無力，使他在窮鄉懸望，我心何安？」說罷又哭。張氏勸止之，曰：「常言『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』，你如今力不從心，只索付之無奈了。」保安搖首曰：「吾向者偶寄尺書，即蒙郭君垂情薦拔；今彼在死生之際，以性命托我，我何忍負之？不得郭回，誓不獨生也！」於是傾家所有，估計來只值得絹二百疋。遂撇了妻兒，欲出外為商。又怕蠻中不時有信寄來，只在姚州左近營運。朝馳暮走，東趨西奔；身穿破衣，口吃粗糲。雖一錢一粟，不敢妄費，都積

來為買絹之用。得一望十，得十望百，滿了百疋，就寄放姚州府庫。眠裡夢裡只想著「郭仲翔」三字，連妻子都忘記了。整整的在外過了十個年頭，剛剛的湊得七百疋絹，還未足千疋之數。正是：

離家千里逐錐刀，只為相知意氣饒。

十載未償蠻洞債，不知何日慰心交？

話分兩頭。卻說吳保安妻張氏，同那幼年孩子，孤孤悽悽的住在遂州。初時還有人看縣尉面上，小意兒周濟他。一連幾年未通音耗，就沒人理他了。家中又無積蓄，捱到十年之外，衣單食缺，萬難存濟，只得並送幾件破傢火，變賣盤纏，領了十一歲的孩兒，親自問路，欲往姚州尋取丈夫吳保安。夜宿朝行，一日只走得三四十里。比到得戎州界上，盤費已盡，計無所出。欲待求乞前去，又含羞不慣。思量薄命，不如死休；看了十一歲的孩兒，又割捨不下。左思右想，看看天晚，坐在烏蒙山下，放聲大哭，驚動了過往的官人。那官人姓楊，名安居，新任姚州都督，正頂著李蒙的缺。從長安馳驛到任，打從烏蒙山下經過，聽得哭聲哀切，又是個婦人，停了車馬，召而問之。張氏手攬著十一歲的孩兒，上前哭訴曰：「妾乃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之妻，此孩兒即妾之子也。妾夫因友人郭仲翔陷沒蠻中，欲營求千疋絹往贖，棄妾母子，久住姚州，十年不通音信。妾貧苦無依，親往尋取。糧盡路長，是以悲泣耳。」安居暗暗嘆異道：「此人真義士！恨我無緣識之。」乃謂張氏曰：「夫人休憂。下官忝任姚州都督，一到彼郡，即差人尋訪尊夫。夫人行李之費，都在下官身上。請到前途館驛中，當與夫人設處。」張氏收淚拜謝。雖然如此，心下尚懷惶惑。楊都督車馬如飛去了。張氏母子相扶，一步步捱到驛前。楊都督早已吩咐驛官伺候，問了來歷，請到空房飯食安置。次日五鼓，楊都督起馬先行。驛官傳楊都督之命，將十千錢贈為路費；又備下一輛車兒，差人夫送到姚州普朔驛中居住。張氏心中感激不盡。正是：

好人還遇好人救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且說楊安居一到姚州，便差人四下尋訪吳保安下落。不三四日，便尋著了。安居請到都督府中，降階迎接；親執其手，登堂慰勞。因謂保安曰：「下官常聞古人有死生之交，今親見之足下矣。尊夫人同令嗣遠來相覓，見在驛舍。足下且往，暫敘十年之別。所需絹疋若干，吾當為足下圖之。」保安曰：「僕為友盡心，固其分內，奈何累及明公乎？」安居曰：「慕公之義，欲成公之志耳。」保安叩首曰：「既蒙明公高誼，僕不敢固辭。所少尚三分之一，如數即付，僕當親往蠻中，贖取吾友。然後與妻孥相見，未為晚也。」時安居初到任，乃於庫中撮借官絹四百疋，贈與保安，又贈他全副鞍馬。保安大喜，領了這四百疋絹，並庫上七百疋，共一千一百之數，騎馬直到南蠻界口，尋個熟蠻，往蠻中通話；將所餘百疋絹，盡數托他使費。只要仲翔回歸，心滿意足。正是：

應時還得見，勝是岳陽金。

卻說郭仲翔在烏羅部下，烏羅指望他重價取贖，初時好生看待，飲食不缺。過了一年有餘，不見中國人來講話，烏羅心中不悅，把他飲食都裁減了。每日一餐，著他看養戰象。仲翔打熬不過，思鄉念切，乘烏羅出外打圍，拽開腳步，望北而走。那蠻中都是險峻的山路，仲翔走了一日一夜，腳底都破了，被一般看象的蠻子，飛也似趕來，捉了回去。烏羅大怒，將他轉賣與南洞主新丁蠻為奴，離烏羅部二百里之外。那新丁最惡，差使小不遂意，整百皮鞭，鞭得背都青腫，如此已非一次。仲翔熬不得痛苦，捉個空，又想逃走。爭奈路徑不熟，只在山凹內盤旋，又被本洞蠻子追著了，拿去獻與新丁。新丁不用了，又賣到南方一洞去，一步遠一步了。那洞主號菩薩蠻，更是利害。曉得郭仲翔屢次逃走，乃取木板兩片，各長五六尺、厚三四寸，教仲翔把兩隻腳立在板上，用鐵釘釘其腳面，直透板內，日常帶著二板行動。夜間納土洞中，洞口用厚木板門遮蓋，本洞蠻子就睡在板上看守，一毫轉動不得。兩腳被釘處，常流膿血，分明是地獄受罪一般。有詩為證：

身賣南蠻南更南，土牢木鎖苦難堪。

十年不達中原信，夢想心交不敢譚。

卻說熟蠻領了吳保安言語來見烏羅，說知求贖郭仲翔之事。烏羅曉得絹疋千疋，不勝之喜！便差人往南洞轉贖郭仲翔回來。南洞主新丁，又引到菩薩蠻洞中，交割了身價，將仲翔兩腳釘板，用鐵鉗取出釘來。那釘頭入肉已久，膿水乾後，如生成一般。今番重復取出，這疼痛比初釘時更自難忍，血流滿地，仲翔登時悶絕。良久方醒，寸步難移。只得用皮袋盛了，兩個蠻子扛擡著，直送到烏羅帳下。烏羅收足了絹疋，不管死活，把仲翔交付熟蠻，轉送吳保安收領。吳保安接著，如見親骨肉一般。這兩個朋友，到今日方纔識面。未暇敘話，各睜眼看了一看，抱頭而哭，皆疑以為夢中相逢也。郭仲翔感謝吳保安，自不必說。保安見仲翔形容憔悴，半人半鬼，兩腳又動彈不得，好生淒慘！讓馬與他騎坐，自己步行隨後，回到姚州城內回復楊都督。原來楊安居曾在郭元振門下做個幕僚，與郭仲翔雖未廝認，卻有通家之誼；又且他是個正人君子，不以存亡易心。一見仲翔，不勝之喜。教他洗沐過了，將新衣與他更換，又教隨軍醫生醫他兩腳瘡口。好飲好食將息，不勾一月，平復如故。

且說吳保安從蠻界回來，方纔到普朔驛中與妻兒相見。初時分別，兒子尚在襁褓，如今十一歲了，光陰迅速，未免傷感於懷。楊安居為吳保安義氣上，十分敬重。他每對人誇獎，又寫書與長安貴要，稱他棄家贖友之事；又厚贈資糧，送他往京師補官。凡姚州一郡官府，見都督如此用情，無不厚贈。仲翔仍留為都督府判官。保安將眾人所贈，分一半與仲翔留下使用。仲翔再三推辭，保安那裡肯依，只得受了。吳保安謝了楊都督，同家小往長安進發。仲翔送出姚州界外，痛哭而別。保安仍留家小在遂州，單身到京，升補嘉州彭山丞之職。那嘉州仍是西蜀地方，迎接家小又方便，保安歡喜赴任去訖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郭仲翔在蠻中日久，深知款曲：蠻中婦女，儘有姿色，價反在男子之下。仲翔在任三年，陸續差人到蠻洞購求年少美女，共有十人。自己教成歌舞，鮮衣美飾，特獻與楊安居伏侍，以報其德。安居笑曰：「吾重生高義，故樂成其美耳。言及相報，得無以市井見待耶？」仲翔曰：「荷明公仁德，微軀再造，特求此蠻口奉獻，以表區區。明公若見辭，仲翔死不瞑目矣！」安居見他誠懇，乃曰：「僕有幼女，最所鐘愛，勉受一小口為伴，餘則不敢如命。」仲翔把那九個美女，贈與楊都督帳下九個心腹將校，以顯楊公之德。

時朝廷正追念代國公軍功，要錄用其子侄。楊安居表奏：「故相郭震嫡姪仲翔，始進諫於李蒙，預知勝敗；繼陷身於蠻洞，備著堅貞。十年復返於故鄉，三載效勞於幕府。蔭既可敘，功亦宜酬。」於是郭仲翔得授蔚州錄事參軍。自從離家到今，共一十五年了，他父親和妻子在家聞得仲翔陷沒蠻中，杳無音信，只道身故已久。忽見親筆家書，迎接家小臨蔚州任所，舉家歡喜無限。仲翔在蔚州做官兩年，大有聲譽，陞遷代州戶曹參軍。

又經三載，父親一病而亡，仲翔扶柩回歸河北。喪葬已畢，忽然嘆曰：「吾賴吳公見贖，得有餘生。因老親在堂，方謀奉養，未暇圖報私恩。今親歿服除，豈可置恩人於度外乎？」訪知吳保安在宦所未回，乃親到嘉州彭山縣看之。

不期保安任滿，家貧無力赴京聽調，就便在彭山居住。六年之前，患了疫症，夫婦雙亡，葬在黃龍寺後隙地。兒子吳天祐從幼母親教訓，讀書識字，就在本縣訓蒙度日。仲翔一聞此信，悲啼不已。因制縗麻之服，腰經執杖，步到黃龍寺內，向家號泣，具禮祭奠。奠畢，尋吳天祐相見，即將自己衣服，脫與他穿了，呼之為弟，商議歸葬一事。乃為文以告於保安之靈，發開土堆，止存枯骨二具。仲翔痛哭不已，旁觀之人，莫不墮淚。仲翔預制下練囊二個，裝保安夫婦骸骨。又恐失了次第，斂葬時一時難認，逐節用墨記下，裝入練囊，總貯一竹籠之內，親自背負而行。吳天祐道，是他父母的骸骨，理合他馱，來奪那竹籠。仲翔那肯放下，哭曰：「永固為我奔走十年，今我暫時為之負骨，少盡我心而已。」一路且行且哭，每到旅店，必置竹籠於上坐，將酒飯澆奠過了，然後與天祐同食。夜間亦安置竹籠停當，方敢就寢。嘉州到魏郡，凡數千里，都是步行。他兩腳曾經釘板，雖然好了，終是血脈受傷。一連走了幾日，腳面都紫腫起來，內中作痛。看看行走不動，又立心不要別人替力，勉強捱去。有詩為證：

酬恩無地只奔喪，負骨徒行日夜忙。

遙望平陽數千里，不知何日到家鄉？

仲翔思想：「前路正長，如何是好？」天晚就店安宿，乃設酒飯於竹籠之前，含淚再拜，虔誠哀懇：「願吳永固夫婦顯靈，保

仲翔腳患頓除，步履方便，早到武陽，經營葬事。」吳天祐也從旁再三拜禱。到次日起身，仲翔便覺兩腳輕健，直到武陽縣中，全不疼痛。此乃神天護佑吉人，不但吳保安之靈也。

再說仲翔到家，就留吳天祐同居。打掃中堂，設立吳保安夫婦神位；買辦衣衾棺槨，重新殯殮。自己戴孝，一同吳天祐守墓受弔。雇匠造墳，凡一切葬具，照依先葬父親一般。又立一道石碑，詳紀保安棄家贖友之事，使往來讀碑者，盡知其善。又同吳天祐廬墓三年。那三年中，教訓天祐經書，得他學問精通，方好出仕。三年後，要到長安補官，念吳天祐無家未娶，擇宗族中侄女有賢德者，替他納聘；割東邊宅院子，讓他居住成親；又將一半家財，分給天祐過活。正是：

昔年為友拋妻子，今日孤兒轉受恩。

正是投瓜還得報，善人不負善心人。

仲翔起服，到京補嵐州長史，又加朝散大夫。仲翔思念保安不已，乃上疏。其略曰：

「臣聞有善必勸者，固國家之典；有恩必酬者，亦匹夫之義。臣向從故姚州都督李蒙進禦蠻寇，一戰奏捷。臣謂深入非宜，尚當持重，主帥不聽，全軍覆沒。臣以中華世族，為絕域窮困。蠻賊貪利，責絹還俘。謂臣宰相之侄，索至千疋。而臣家絕萬里，無信可通。十年之中，備嘗艱苦，肌膚毀剔，靡刻不淚。牧羊有志，射雁無期。而遂州方義尉吳保安，適到姚州，與臣雖系同鄉，從無一面，徒以意氣相慕，遂謀贖臣。經營百端，搬家數載，形容憔悴，妻子饑寒。拔臣於垂死之中，賜臣以再生之路。大恩未報，遽爾淹歿。臣今幸沾朱紱，而保安子天祐食蠶懸鵲，臣竊愧之。且天祐年富學深，足堪任使。願以臣官，讓之天祐。庶幾國家勸善之典，與下臣酬恩之義，一舉兩得。臣甘就退閑，沒齒無怨。謹昧死披瀝以聞。」

時天寶十二年也。疏入，下禮部詳議。此一事哄動了舉朝官員：「雖然保安施恩在前，也難得郭仲翔義氣，真不愧死友者矣。」禮部為此復奏，盛誇郭仲翔之品：「宜破格俯從，以勵澆俗。吳天祐可試嵐谷縣尉，仲翔原官如故。」這嵐谷縣與嵐州相鄰，使他兩個朝夕相見，以慰其情，這是禮部官的用情處。朝廷依允，仲翔領了吳天祐告身一道，謝恩出京。回到武陽縣，將告身付與天祐。備下祭奠，拜告兩家墳墓。擇了吉日，兩家宅眷，同日起程，向西京到任。

那時做一件奇事，遠近傳說，都道吳、郭交情，雖古之管、鮑，羊、左，不能及也。後來郭仲翔在嵐州，吳天祐在嵐谷縣，皆有政績，各升遷去。嵐州人追慕其事，為立「雙義祠」，祀吳保安、郭仲翔。里中凡有約誓，都在廟中禱告，香火至今不絕。有詩為證：

頻頻握手未為親，臨難方知意氣真。

試看郭吳真義氣，原非平日結交人。